鐔墟堂摘稿

鍾據堂摘稿卷之五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工部尚書禮部事豐城雷禮著

序三

贈右司諫郭時望使琉球序

嘉靖戊午春琉球國世子尚元遣陪臣請封爵

聖天子嘉其守禮詔禮部上侍從可使者於是刑科右

給事中郭君時望被

簡命仍賜一品服以行夫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孔子嘗

許其爲士矣是皆冠帶之國交聘而至固未有出

使於異域者惟漢文起自代邸欲鎮撫南粵舉可
使者得陸賈以往賈富詩書有口辯且嘗使其地
爲佗所敬禮卒能令去黃屋稱臣入貢而班史特
侈其事爲美談琉球居滄溟之中崇山爲國環海
爲固入我
明首來享
皇祖嘉其仰體天道好生興事大之禮
降諭褒獎命秦御路謙等齎符賜王鍍金銀印一顆凡
以制御島夷大無外之仁也延今二百餘年世脩

臣職入貢不絕遭逢
聖皇更化父子相繼請封號非南粵屈於鎮撫者比則
特望之下臨彼國思所以尊我
朝而堅其忠順之心爲何如哉夫忠信篤敬可行於
蠻貊而士不辱命必自行己有恥者基之陸賈雖
有口辯爲他所憚然受饋千金他物稱是非所以
貴名檢示儀刑於外夷故佗雖貌倨而詭竊如故
今琉球國王雖奔走効順而郡島倭奴實役焉第
恭無偵中國之政爲向背則今日之命固島夷觀

屬所係寧夷實只辯已耶時望在諫垣忠厚正直
素行可達於神明近覩西北邊務求所以餝武備
者鑿鑿切事情不為支詞曲論是其秉禮達節聲
聞四著非必知選之嘗使其地而夷人已凛然知
慕矣茲以文德來夷人又躬親其事誠恩
皇祖所以諭怕尼芝者宣布之諭王知前人敬事
天朝以致延封至今亦必祗奉
勅諭慎守封疆息征戰育下民毋自速戾庶有以讋服
其心而奪之氣屈及群邑畏威懷德則頑獷之習

可革中國有常尊之勢矣後世傳其事而侈言之則賈之事不足慕也予知時望行巳之素則必著於使命故於其行也借賈爲喻

贈侍讀胡劒西奉告歸省序

予嘗讀詩至四牡勞臣惓惓以不遑將父母爲言於是見先王體悉臣工至誠懇惻其歸美報上願天保定者不一而足蓋求忠於孝有若此及觀南陔之篇說者曰孝子相戒以養也夫有周盛時猶待於戒而養况於後世之靡靡不溺仕妨孝者而

多得乎我

聖祖繼天立極以孝治天下初用學士宋潛溪侍左右

備顧問而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覲模視周

猶爲宏遠

今上繼統綏猷扳劒西爲講幄近臣何異潛溪之委任

使躬榮席寵者處之恨不計日躐還劒西無待於

戒獨具䟽陳情荷蒙

恩假非心

聖祖之心求忠於孝者邪夫學也者所以學爲忠孝也

而成其子者未始不本於父母之善教潛溪性雖忠孝以父尚書翁敦鄉行振俗家規井井其得於庭訓居多中洲翁淳樸不假彫琢奉義菴以孝聞配徐孺人又以賢淑佐之雍睦無間言庸厚貲不自有走人所急有召者不責其報早年遊黌校不第援例授選府禮官輒棄去養素林樊所舉惟劍西一人不溺愛延師課經史務令洞本原不徒袞篆苟析時勗以古名臣大節事及劍西魁鄉薦聯進士編摩史局侍讀經筵翁崇儉茹淡不改其素

自受封以來蟬脫塵溜惟遺書勉以盡忠報國壘壘不休而劍西用以忠孝顯著非嚴訓時切於心矣乎嘗莊誦

聖祖賜潛溪歸金華有父子祖孫懽然同聚之諭且命速造朝庶國家文翰有賴潛溪祗若

聖意窈能潤色一代典章為開國名臣劍西仰荷

賜告由大江望金陵緬懷

聖祖潛溪交孚之義是何等氣象及泝吳越達金華是爲潛溪故鄉必將惕然有感曰何幸二百餘年獲

景其盛既而趨豫章抵由江省嚴慈於庭闈酌春
酒稱觴慶壽懽聚一堂翁聞
朝廷事孰爲正人可親孰爲善政可述據實以對則
將喜其善養志矣毓貞祿和由七十躋期頤固未
量也抑予聞之元首股肱相須甚殷
今上俯恤劒西有如一體而劒西職文翰司納誨亦必
感激
聖恩速還朝膺寵任異日
經筵進講舉庭訓所得者迎機啓沃仰契

聖慈必曰其子如此其父母之賢可知由之簡畀重任
褒封日隆固於此行基之其聞而羡慕者相率勉為忠
孝以鳴國家之盛謂非有以風之哉時同鄉在朝
者慶此行關世教屬予言因敘其盛際以贈之庶
吾鄉為父母者知教其子為子者知孝其親亦或
有感於斯云

廣東通志序

廣東古百越地在唐虞時聲教頗丘索埏埸莫
稽至成周以降稍稍見載籍然上下數千餘年治

亂離合之跡遞嬗無常與夫政治得失民心向背人物盛衰秩然區分不寡淡成編非所以昭世鑑也先是督撫譚君愷病舊志蕪舛惕然有感曰楊粵省嶺帶海要衝小堪輿使文獻無徵可乎謀之巡察徐君仲楫議務敦請宮詹黃君佐纂脩各因代至未觀厥成會烏程潘君季馴經巡其地至則嘆曰是豈可已耶復與督撫王君鈁鄭君綱前後申議殫心傳采日與黃君釐正黃君甚爲史官素稱直筆迺取舊志芟穢正訛補其缺漏爲圖經爲

事紀爲表爲志爲列傳爲外志凡七十卷首本事原末復隨事發明鑒鑒可底于行志成蔡君結代廵復重校之夫以一省盛典更數賢始成於是知天欲以斯文貴廣人也使經世者披閲而諦究之則知羅浮爲衡嶽佐命南海當星紀分野固天實作之以開其間若秦失屠睢漢激朱芝吳晋覆於郭盧隋唐困於馮劉與夫崖山之變宋祚遂屋豈其無以致之乎由督撫而下莫非天子命吏居其位而思其職觀運甓之烈易危之澤是何等

規模矩夫樹德揚芬俎豆相望孰非前事之師乎是故知昌黎濂溪所以正學述必不襲禪語侮聖言知羅弘衛斌所以明禮數必不習慢闢崇攻訕知晏嬰之所以革奢侈必不資搖擺矜夸眦 知鑿禺雄越雉則不至如寶元遇遊言課露矣知作亭表十賢則不至侈高臺為霸圖矣知指端功東新橋則不至橫濫遺何公之憂矣知奏減月給錢則不至以良口餉遺販易矣知節用貸逋負則不至增賦七倍於唐矣知疏請罷荔枝則不至以珠易米

以香易農矣知興利開靈塘則不至爲漁蜃而辦課矣知建言免括屯則不至抑勒取盈矣知推鹽禁增額則不至併餘鏹困貧灶矣知開寶賑恤粵人則不至遺乳獨干天和矣知韶石獨隆祀典則不至畢非族求淫福矣知羊城置七校樓船則不至耿狼豕弛兵防矣至於溪洞阻逖與猺獞俚猺諸種類相雜猺縱豕突不易撲滅重以海寇島倭時乘濤出入爲患欲使佩犢之氓安耕田畝豈無萬世之長策矣乎俐

今上尚明治天下右文復古百度惟新昭陽德所被雖蕉阜桃林之鄉弦誦相聞登名薗中士而曲江菊坡足以啓後人攀駕執鞭之願他若堂曰思古臺曰九成亭曰還珠樓曰鐵漢軒曰遺履其人雖逝其垂暉不磨而行宮船澳炳炳猶有正氣彼昌華示雄爲民蠹賊惟有浮埃而已不足爲求戒矣乎夫人之脩容以窺鑑也雖躁且隋者瞿瞿思正其衣冠令往跡具載善惡截然誠爲良工苦心鑄鑑由之師善而齊思惡而改恢弘名教培植世運其

爲鑑照也不其凜歟是舉也撫按諸君表正於上
藩司某某杲司某某並相其成是皆自本無翳因
以對影匪爲文具已也辛酉仲夏潘君還
朝以志造請序其端予本諸君子所以樹風教者次
其顛末俾後有作者求所以鑑之斯善矣

賀元輔嚴介谿八十序　代歐陽約菴作

師輔介翁壽登八十時在朝公卿大夫暨一百有位
君子相與援事稱慶既爛焉備矣吾宗某等自家
踰數千里赴京相與賀翁於長安東第爲必進以

言必進許而嘆曰異哉軒冕文輝而雜以煙霞泉

石之沖致將古所謂有道者身處廊廟之上心存

帛布之舊貧羽非信然耶稽古歷代碩輔顯勛業於

朝不知其幾也求其以厚里姻書者不多見惟宋

有范文正敦倫振俗捜庫藏散姻屬皆盡至今士

大夫高其義以為不可及非建功蓋業苟知循名

者可勉為之而敦睦實行無誠正之學未足臻其

分歟吾宗自楚國起神童官至翰林承旨年八十

五猶在朝賜宥輿入延春閣後人傳誦為族光今

吾言與夫人與翁皆老矣尚親見翁位晉元輔蒙

賜肩輿入直則吾宗藉以為榮又將世世有聞矣

然楚國生仕元朝無以覲

大明之盛又職司制誥未秉國政嘗由瀏陽省故里僅

葺舊祠立坊存識翁遭逢

聖明中興一德一心如元首股肱之相倚屢沐眷賞

忍隱賜捐金構吾宗祠宇復拓田供祀使宗人知

尊祖重本頃歲大侵又捐廩五千石療饑不足繼

之以金賴全活者甚衆郡有秀江上下浦井清漉

古渡民病涉又捐貲伐石造三橋歸德于
天子賜嘉名以表鎮之於是來往惠利無窮楚國有知
其感服為何如哉夫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凡
以此心加諸彼而已公翁厚族以及其里姻而不忍
薄故仰體
皇上如天之仁視薄海若比閭也其忍薄之憂天下文
武吏耗亂不職黷貨繩民屢將德意戒諭并令
監司不時奏黜遇各處水旱蝗疫地震惟恐元元
失所請蠲逋停徵輸京儲賑恤南北倭虜闖疆不

遑夙夜自中指授務期盪定毋敢玩寇僻遠下僚有孤介之士淹頓者聞即振拔不至墮落他如寢逆旣之兆邊釁止奸因之起濫獄杜橫民之誣良善使畏途若衽席而老有終幼有養無夭沴累皆翁推饑溺由己之心自里姻而達之於天下者也夫德厚者其流必光振古為然文正有憂天下之志而敦厚自親始故天隆其報以顯後裔而列政府者繩繩相繼公纂文並高義以厚里姻之心達之於天下使各得遂其生全之願則感其德而

祝頌者莫不願公子孫繁衍聯綬朝著才聲光於無窮詎壽公一身多歷年所已哉必進不能文昆翁盛德大業掀揭宇宙人人能頌之不翁之所以見慕於里姻者侑壽觴以見管絃之鳴未如擊壤之咏爲得其真也

贈劉盤山知永州序

嘉靖戊午之仲夏虞部盤山劉君奉

命守永州求同鄉以敎言屬筆於予予惟古人以言贈者多矣惟柳宗元序贈零陵令薛存義取譬於傭

反復以受直宕忘事且從而盜之爲懼至今稱爲明言予不及詳存義設施然史載存義到任期月逋匿辨理畫姦披露首服由是民之逃遁者復還愁痛者笑歌則宗元所云訟平賦均不爲虛取直者有明徵矣而後之不及存義者豈其智弗若歟不能體受役之義視民如秦越然甚或恣意侵牟噬盡乃已又不止於盜焉爾也可望其民懷如存義乎哉盤山幼嗜柳文味其序言私心以爲識治體令知永州實古零陵郡是一郡之民司平於盤山

非徒受一邑之直而已時而淡城東麓泉有存義

三亭在焉玩宗元記刻謂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

滯而淸寧平夷則理達事成必將躍然自悟曰此

存義之所以不虛取直也能不有與焉參乎刻桑

陵在唐時風淳俗厚在在猶居推髮之半又歲賚傑

儒將牒相望而裒斂大吏動以化外絕之其為令

甚難存義獨以受役為重均平敷治民莫不歸慕

知鄉我

明德教覃被而九嶷一帶家閑禮義文物埒於中土非

李唐時僑可比今盤山又為郡守領州一縣六一方利病皆為籌畫是存義不得為於唐者盤山得為叅今矣以存義之難為而化能舉於一邑曾以郡守其尊且重乃不能究存義之所為耶夫善為治者必法其故而前事之證後取為鑒盤山家學淵源浸濡日深先翁憲副　公初起工曹出守敘州所在有政績蓋得於朝夕佩服之素故初令鄒平潔己奉公上下咸宜久之治狀上聞徵補工曹晉虞部大夫而卓然自樹是皆以先翁所已試

者行之茲又以治敘者治零陵則平訟均賦不虛取直而逃亡復業民無横夭寧不存義之風聲也哉然存義有政績頼宗元存言以傳愧乎不能如宗元㵎於辭聊述其義為言贈庶後之傳循吏者亦或有取於斯云

慶左都御史周巘山六十敘

我朝設六卿分治各有攸屬至職司風紀宰十三道御史轄朝綱按方岳則左右都御史實總之其任崇責重多擇尚書有風力者改任凡以警官邪

維治道也

今上聖德中興發聰奮斷照臨如日月一時忠邪賢佞舉不能淆頃左都御史員缺特屢

聖諭下輔臣擇剛直者任之及廷推三尚書時巘山周公參贊留都機務獨簡用焉非夙望孚於

聖心而何其協輿情一至此哉明興二百有九十餘年豁留省尚書入臺者若馬端肅以兵書戴恭簡張簡肅以刑書三公自以重名節砥廉隅起臺省歷外藩入掌政禁所在以風采著而縉紳

鰓鰓然惟恐其不早柄用則徵召自南者從人望也公在諫垣以直節稱及謫遷州縣備嘗險阻而與徇坊潰志不少變久之起藩臬晉中丞撫留圻鎮兩廣簡稽休煥憲經發奇使江南嶺表四陲寢柝畜雞黍以長子孫耶三公之保釐晉楚宣威遂陝又何加焉既掌留銓改司馬有管鑰之責聖製過渝一切以靜鎮之而百司視為典刑豈昔稱南京四君子者公非其儔匹耶夫天欲昌人家國必貽以黃耇之臣恭簡在書帝雖遭遇之隆而年踰

衰耄設施未究簡肅值正德初年纖豎柄政不久
於位惟端肅受知
敬皇挺素秉直知無不言而振肅風紀之疏至今猶想
其風采由之握本兵掌銓衡晉秩少師挺然以重
者自任故十八年間盛美洽效爛然可觀也
今上以剛正用公不畀三公之特簡公正位臺端踰四
年淵澄山峙褒柱屛戢中外肅然毋敢以私干而
年方六十蓀和含硎則戴張未竟於前者可竟於
今日矣矧

聖明君堯舜之資遠紹唐虞事業而泰運重回如日升月恒則異日百揆之宅又不但以端肅期公也而公之自待詎但已哉予嘗私計同鄉擢臺綱前者戴張名德令有公紹之而遭遇盛際非昔可比蓋有餘慶焉值嘉靖戊午十一月初一日實公誕辰思齋羅君等舊列臺中從公後屬以言因序以志私慕云

慶司空歐陽約菴晉宮保序

嘉靖戊午八月

朝門成

皇上褒大司空納菴歐陽公勞伐

加太子太保以示優眷凡同鄉仕於朝者相與嘖嘖

嘆曰

國制保傅之官不必備非勳德茂著

特簡者不輕授一代亦不數人今於公見之蓋功比著

龜蔚然間出不足以標異鄉邦乎哉既展慶於私

第復屬予以言予聞自昔建業之臣非獨寘竟

也其所以當天意孚君心者蓋必閱歷多而忠勤

著其理不可誣也我明自

成祖定鼎北京歷宣德正統閒重新

朝殿時在平吳榮襄由司丞改掌邦土董營建事幾

二十年晉秩至少師寵榮極矣而才善默識經畫

井井荷

賜銀章文曰和敬詳達蓋以貺其行云

今上聖德中興勵精圖治至明至剛遠符

列聖而群工奔走竦息鮮克稱

上旨公起儀曹歷風歷藩臬晉中丞少司馬節制鄖陽三

吳兩廣凡九省文之召總留臺入掌邦土危仁履
義功在國家不可縷數也大者如療江南饑殍生
活奚啻數萬命擣盪黎患計擒安南逋逃而全廣
底定及重諾
都城善於調劑民不知役是其秉時炳烈蓋灼灼可
覩矣適者
聖明祇承
天眷勅司空宵新
朝堂垂萬年不拔洪基時公釋吉補司寇

特改任爲非大業所重循榮襄之績耶然榮襄值干戈

甫定經費無幾庫藏盈溢甚以合儲材呈珍表異

者絕繩騈集令南北交警言公私告竭而支吾補葺

課計毫釐較之榮襄所值時勢既殊又臨涖重地

中外拭目俟成視

先朝可寬歲月者事體亦異故公之所處尤當其難

方工初興

廷議工程浩大非竭天下財力莫克以濟且循

祖宗舊制徵夫徵匠及并豫齊魯間矣公提綱不撓圖

難於易遴屬分理使財力不爲內耗比見役於下
渝則停派夫匠有疏費出不浮則停開征例有疏
恐有司苛責煩民則申飭戒諭有疏卒之事半功
倍未踰期
門樓落成信有以繫萬國之心視奏績於十餘年者
爲何如也矧
國初法網未密財利無制宗襄務以操柄市衆使嘯
欲趨事議者與其才而不與其守公義軫截然毫
末出納付諫臺稽察而費省不貲中外晏然則

宮保優崇非教天下以忠乎哉夫不二心之臣固天
所遺衛
社稷也公精多受弘堅凝攸遠而
簡注方隆忠勤益抒則
晉錫柄用固穰穰乎便蕃而未艾也謂非天之所相
耶予叨督工程辱同事愧不能槩述盛美因同鄉
之請而頌其大者使知受福固有道云

慶少宰李西野六十序

我明自

聖祖設詹事等官輔導
儲貳歲以勳德大臣兼之不別設府寮且
諭侍臣曰老成人動有典刑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於此
莊服
聖慮淵微爲萬世計甚遠也吾郡固多名德在洪熙初
有進賢何公以右都御史兼詹事至弘治末凡七
十餘年東白張公以少宰兼學士掌府事又幾六
十年西野李公以少宰兼學士繼之豈氣運相乘
固有待耶

聖諭云連抱之木必以授大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

詹事省給太子家於內外衆務無不掌所輔翼者

不獨連抱之木萬金之璧已也其遭遇瀕際非大

其執司之向公諒直有為在府即條入事首以錄

用勲舊為言劉劭稱

旨下所司施行東宮以氣節經濟自命綱常治道多所

論列晚遇

敬皇知眷勸講太極圖懌動

天顏有天生斯人開朕之惑是三公不忝為老成人於

輔導亦有裨矣公計偕上春官對大廷佩佩陳素

荷

今上殊獎讜述時事取置二甲首識者已慶奇逢而

大用可卜及綸扉史局何歷言寮大司成留都少

宰名任今官非親權而柄用之耶夫事君者先資

其言而後成其信公以讜言為贄固非剿舊聞厲

鋒氣備詞林二十餘年研究聖賢遺訓求其孰為

可法孰為可戒驗古今得失之變求其何者為必

治何者為必亂是以言於大廷者又印正於心矣

聞嘗奉

命校文武士纘點摩荃盞必言足抒志者取之以倡士習

在大學隨貲郵藩勸教用不尼佐留銓研核吏弊毋

敢弄手爻目擊邊防隨弛國計耗竭匱乎輩辦析

井井中肯綮若身親其地然益知公志在天下不

徒以文章致身也獨東白於正德初群好姑擠竟

不能酬所志

今上銳志太平而二三元老又協心一德無復正德時

壽公年方六十值陽道方升之會可以竟其設施

異日入柄大政敢即正於心者注措之間所行皆正道而事業傳大冀異於社稷之幹矣視資言之贊不有以成其信耶今子月十日實公誕辰予輩恭姻末述以相慶以見天之所以生公者固不偶也

贈郁月湖守邵武府序

予昔理刑于閩同監司出三山沂劍浦抵横川其土曠奥其氣清淑其俗治生勤儉力農重穀所至村落聚徒教授有古遺意既閱監司校士藝類皆學究鮮有得以故人才寥寥不甚著於是俛而思

曰異哉庶春形勝究然如宋在宋則策勛流光先後相望而忠定挺天地之正氣爲百代砥絕人物今求其能表著者不一二見焉傷哉大道之隱也獨山川之罪哉夫人才風俗每壞於因循成於振作世之秉麾司牧者以催科折獄爲能甚或索隱市明巧爲文移以炫聲稱其視人才盛衰漫不相及以民安畎畝苟免户外之警則曰是亦足矣寧知懷材憤忠時至而頴脱耶今天下文獻推餘姚月湖邵君積學淹貫與保傅南渠李公相切磋洞

見斯道本原以家教廸世範裒然魁兩浙及知六
安晉工曹郎砥行振職俱不負所學茲奉
命知樵川郡事非天欲重復風氣追有宋人才之盛乎
抵其境則綏本無塵樵溪必不濯可以無袁畝之
咏視民猶於野未耕大耨不必煩劉寵之振惰俗
重犯法獄無株連不必效王祥之發奸冤擿不興
民恃以安不必勞王遂之招集郎平日所學追琢
秀彦使去塵垒長新悟而孚化之務莫此爲急如
以人才係於地運未可旦暮道易則人閩昔賜風

氣矣及得常袞振作遂知向學人才駸駸匹中土矧樵川風氣與閩南諸郡同而人才隆替迥殊詎誘之地運也與哉夫饑渴之人習於蔬糲未試嘗之以烹魚燔炙固不鮮擅薌之足嗅一旦入市廛而烹魚燔炙既試口吻乃知終爲奇品而饑腸渴胃自不容逞逞而飽饕矣樵川士習狃於固陋以其無理義之膾炙嘗之也今誠以吾心之所嗜者試之則慕道而趨自嗜學不厭由之義理充實寧復安畎畝而薄功業矣乎昔尹師魯知光澤一令

耳勉礪士學文風爲之一變君有尊以之責一郡觀法所繫振作視今爲易以力之所能爲者求副心之所嗜則樵川文風日盛將必有忠定者出於其間異日追本所自如常袞之在八閩師魯之在光澤不先後相炳燿耶夫郡政多端而予獨以作人才爲贈蓋先其重且急者則殫致自無不舉矣

賚大宰吳默泉六十序

嘉靖三十八年仲夏二十二日太宰默泉吳公壽躋六十嘉禾進士某等與公季嗣同制科相率求

予言以慶予竊惟大臣關天地國家之氣而老成
典刑尤後學準繩不徒睹景炙光抒忻慶之私已
也嘉禾兩浙奧區人文甲海內稽前載自陸宣公
典機要爲唐名臣歷宋若樓資政常端明並秉銓
參大政至
明興二百餘年公始秉銓繼之何其遭逢曠而横亘
不多遇耶古稱大宰爲天官即吏部之任言其愛
憎取舍至公至平如天然天欲與人家國登庸忠
義必遺厚德老成持心如衡爲世楨幹盖振古已

然我

國家懋光累葉咨

今上聖神中興永綿洪祚豈不遺厚德老臣以膺銓衡

之任以爲一世人才之司命歟夫雲從龍風從虎

以類應也方

龍飛首科廣進士額凡四百人皆以左右之業期之公

由是科出身歷工刑兵三曹嚴繩檢不自抑蔽奉

命校齊魯秋闈崇雅黜浮文體聿變及敭歷藩臬前後

督雲貴嶺表三省學校以身師敎不矜辭色而肅

憲敷仁在江右尤久且著以民望晉中丞撫綏其地召左司空司寇改少司馬總曹于淮仁心爲質杭義潔方以致吏警民懷慕慕向又其卓然功在社稷者如徐兖一帶災甚奸萌竊發奏新郵賑調度有方活數十萬命汴盜蝟起流抄至淮公以兵扼要地迎擊盡殲其衆而兩淮安堵皆功高勿有

上知公可屬大事晉掌留臺召爲司空躋太宰非親取之而又親用之耶自嘉靖首科至今取士凡十三

舉矣而柄銓政獨公一人是雖公之福澤夷隆其所以御注

宸衷倚信輿論夫豈偶然語有之所得者厚故所發也盛所養者正故所關也大公宅心坦夷洞達不操切矯爲名高秉銓已餘三年循資酌望惟公法是稽無一毫睚眦意至夫計群吏有耗亂不職者雖戚里不少徇即宣公之抑掊刻摟滑政之忘恩仇常端明之申正氣公兼有之矧三臣當唐宋末造莫竟用人之志今

聖壽萬年如乾運於上公年方六十苞神毓和執平衡

植賢彙以昌壽

國脉駸駸乎宅于百揆左右元化視三臣所遇殆未

量也非積氣濬發久而彌昌乎哉夫壽為不朽之

道不止期頤耄耋而已由宣公以來數百年田夫

走卒指其所遺皆知敬羨公事業被當時惠澤覃

小民固將流光無窮與宣公並傳而天又顯不匱

之仁使公嗣伯仲聯綬於朝季取進士高等行將

續大業震於天下所謂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

存詎戚里景慕之私已哉予昔忝公寮末師法最久因本戚里所以景慕者述以壽公庶稽世觀德者徵之於鄉人云

贈張誠叔知內黃序

予嘗槩古今物理知大才晚成非虛語矣桃李之姿與春爭妍而難以充隆棟者其質萎也楩楠產於深山中飽風霜摩歲月有玄飾採之足以勝廊廟之用豈老幹堅貞固一日之積耶漢有倪公寬苦學嘗屬文初困泥途遠跡羊豕之間默默無所

表見及應薦入朝出令內黄勸農業緩刑罰務在
得民心吏民大信愛之俎豆至今誠叔幼負奇質
攻古文詞精思徤句遠邁秦漢每督學按試輒首
諸庠士然滯頓十餘年不輒舉至壯年討偕北上
又歷四春闈始第進士出宰內黄將造物者無深
意户之乎哉內黄爲魏愽支邑由漢以來千數百
年以令除者非耳目可睹聞求其得民如倪公寥
寥不槩見非時有古今倖難化格以其無倪公之
心處之也方倪公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節

以不朽之業望斯民至收租裁闊彼與隣相假貸藹如父子即課殷不辭豈要市於衆耶而民恐失之爭輸不絕卒之名聞蒙武徵爲御史大夫未始不自内黄之政基之誠叔以鴻漸之翼久困而升與倪公相類今新研初試爲倪公過化之地是天以顯倪公者寄之也時而登傳望眺衛河跡倪公渠而必爰爲必曰爲民興利是何規模浩浩了支具其誰與我退而隱括於心果能爲民謀自分課殿否求之於斯民抑能直得其心惟恐失之否則

不必求之於古跡而精神乎契徹如倪公斯援矣

然倪公以循吏徵至任大執法事多慈之莅以稱

意任職久無匡救是知惠愛斯民而不知以道事

君誠叔遭逢

聖明居畿輔之邑一念惠愛可朝發夕聞異者一徵書

列侍從晉大僚則引經執誼必不爲封禪明堂之

頌而揮歷朝端詎主官屬之易視也哉是遠大之

業維基於內黃而格

主之學又不但如倪公以惠民稱而已予識誠叔於督

學時信其晚成不偶書以遺之用致期望之私云

贈林復夫判濟南序

嘉靖三十八年季夏林復夫銓判濟南有知其賢者僉謂用枉其才間之則曰令制郡推縣令以治狀著並得徵爲臺諫判滯條格上官類蔑視之以才行舉者十無一二爲銓部計吏治亦隨俗軒輊以才行殊擢者百無一二焉故除目一下郎嘆命薄比比而是以復夫之卓犖自拔限之此豈不爲絕塵之駿困以橫軛者邪予則曰審矣上官是人以

官重非以人重官也夫位無崇卑稱職為賢而握
大任重者每於險阻中得之濟南為古齊地上下
數千年秉麾相禪不知其幾也史載呂文靖判濱
州力拯水災奏罷稅農器王文正即以台輔期之
韓魏公判淄州留心民事不憚瑣冗王博文稱為
社稷臣是二公相業定於作判時視之擁大纛席
崇樞揞怨爽行為齊人指疵者豈其以彼易此哉
夫崑山之玉見之無不以為至寶黃鍾一奏聞者
即知為希聲今之作判有能影響二公而不為時

知撥者乎不思振濯斬表見徒以尺條格爲病其亦遠二公之裁矣復夫讀宋史樵二公勳德節槩屹若山斗想一見之不可得已茲幾判其地而過化之迹父老猶能述姓名俎豆不忘則瞻拜廟像如揖讓然不徒想慕於史冊而已燕居獨處即日之所爲隱括於心某念合天理某事順人情務求無愧於二公視歷牘斜纏與夫米鹽事叢集沓來可視爲瑣冗而不親乎撥行所隸水旱荒胥相仍物力大屈加以掊刻之政不便於民豈無稅農器

之類所當奏罷者乎舉民生休戚以身肩之大者
封聞小者資斷則爲民實意上下感孚必有知已
如文正其人譬之玉韞石則山自輝而群竽混鳴
益見黃鍾之特響也矧
聖明從治留意民瘼由判府躋顯位者前後相望又不
徒如二公著見於宋而已豈踔厲自技者而終淹
頓於盛世也哉予昔司銓每見謁選者不樂居判
府議其無志操及忤輔臣出判之雄即隨分盡職
無一毫介蔕意今叨冐六卿有愧二公之相業而

宮不必擇益有明徵彼談利害於復夫之前者吾固知其啾如也

慶賈西崖錄蔭序

西崖賈公守備天壽山凡四年餘矣勤恪集事皦然自潔日戢逋究為根本遠圖甲寅冬獲奸細奏實聖天子旌之王帶越乙卯春又連獲奸細貳名奏實蔭其姪倫為錦衣衛鎮撫并錄家丁為小旗者凡貳人予於是有感於邊防之弛壞而不能無羨乎公

也方成周入春秋邊事與矣然岐隴之民平居天
締同袍相與脩戈矛甲兵以志公仇固不待覺之
使勸令
制守備不設并潛入外國透引夷情者俱常刑無赦赫
然如雷霆之震擊而沿邊豪黠冒懻狩利不顧親
戚兄弟去而從虜甘伺中國虛實以告之即沸閃
鏤不顧其守圉扞敵之臣躭處淡逸晏然視之致
令潛入內地疊爲疽根何異厝火積薪之下因其
未燃而謂之安耶公自髫年入皇城績學內書館

即有巨人志未幾首司禮監習研墳史娛詞翰傑然自見其才父之荷

聖明知援屢進太監不出綸館前後竟

勅文祭典儀井井有章膺殊錫命服日益加焉及一使關中再使汴梁所在矜節行尤正論識者知其志在報國不徒以富貴榮身今守備

諸陵獨能憂深慮遠戢奸細消虜萌視之膺封疆之責而偷景待僵者爲何如也夫燎原之火起於微瀓善熄火患者不以焦頭爛額者爲功而以曲突徙

薪爲上策自庚戌之秋虜塵盪京畿一切巧宦者視鎮邊如棄市百計求離其地使皆憂慮如公謹烽堠明號令則虜謀自伏不敢鳴鏑內向即犬羊之性叵測而備周事飭豈能顛翻大都跳身而來刺邪而去也哉是戰獲姦細雖無汗戰之勞然羯心內阻不必折刃吞鏃乾耗將骨而功已覆於生民矣邪

國家旌有功所以教之忠也自公守備於外冒風霜出入荊棘中孰與司禮之爲清逸乃不以其清逸

者而易其所可憂慮爲孳之功聞　朝廷身荷録典使中外士民聞之皆頖電掃虜庭使内無姦萌官無糜食謂非有以風之哉予輩喜公此舉足爲世勸因叙以詒之且以厲封疆之臣云

贈僉憲黄前川之八閩序

國家設衛分屯使戍卒耕給而薄取其賦以充軍餉各有差額盖寓兵於農其法最爲近古循慮政弛不修専　勑憲臣清理兼總水利與民並濟凡以最戰功戒不虞也百餘年來姦弊日滋膏壤上則

盡爲胥猾所牟取甚或隨枝圖易畝段私相貨售於是豪族要人得鼠穴其中所遺種於軍者廑廑數頃而已又溝塍壅圮瀦洩無資即終歲勤動不足以救饑餒乃求升合助征需其可得乎往予理興化郡獄有爭屯田不決者十餘年判之則勢家壓貧軍而衛帥及曲右之不敢吐一喙及歷八閩盡泉漳南境其弊皆然非先後司憲者玩愒相仍弊積至於此極耶古語曰善爲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財盡則怨力盡則叛世之所謂幹理屯政者

不過曰某處屯糧未完比較催徵又繼此而代之者至則亦云云至於勢要占據名存實亡與夫蕪舍汚萊久曠耕耒者漫不省憫可謂愛其力而成其財也與哉前川昔宰丹陽恐一民失所及司廷尉於輕重罪釋必求得其平少有拂於情與令甲或戾者不但已也今屯利歸巨室而害遺疲卒又衛籍真偽不可質詰與夫古溝名渠圯占爲私其不平失所莫甚焉使非以身肩之清復舊額徒期限征科以了文具是抱綱理目適爲貪猾割剝之

資其國家之所以　勑憲臣者固若是耶夫經遠

之業不貴於立名而貴於務實不難於革弊而難

於任怨前川天資淳實無塵習則取辦文具以竊

虛聲者吾知其弗為矣況倭寇鴟張軍不受甲雖

云紀律未嚴亦由平日艱衣食不足以鼓其勇耳

此何時而忍文具為哉使以篤實之心行之而勞

怨不避則乇額自清公私日裕而執耒之耦莫非

荷戈之雄也由之清倭氛服方外豈非活國安人

之大經乎哉是在前川加之意而已矣

鐔墟堂摘稿卷之五終